

完全适合中国人阅读学习的双语读物
读故事·记单词·学语法

超值赠送
双语明信片



看见死亡的双眼

惊悚卷

Two Eyes
That See
Death

越是不了解的事物
越会引出潜藏在灵魂深处的兴奋

好英文 每天读点
Everyday English Notes

暖小昕 / 编译
常青藤语言教学中心 / 审校



Two Eyes
That See
Death

看见死亡的双眼

暖小听 / 编译
常青藤语言教学中心 / 编校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看见死亡的双眼 : 汉英对照 / 暖小昕编译. — 宁波 : 宁波出版社, 2016.1
ISBN 978-7-5526-2212-6

I . ①看… II . ①暖… III . ①英语—汉语一对照读物
②散文集－世界 IV . ①H319.4: I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18268 号

看见死亡的双眼

暖小昕 编译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
(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邮编：315040)

网 址 <http://www.nbcbs.com>

特约策划 李娟

责任编辑 方妍 王晓君

责任校对 陈兵兵

责任审读 陈钰

印 刷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7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 印 张 11 字 数 200 千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2212-6
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本书若有倒装缺页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，联系电话：022-23973706

目 录

CONTENTS

黑 猫.....[001]

The Black Cat

一个古怪的梦.....[035]

A Curious Dream

猴 爪.....[069]

The Monkey's Paw

法官的房子.....[115]

The Judge's House

罗生门.....[179]

Rashomon

孪生兄弟.....[201]

One of Twins

掘墓盗尸人.....[228]

The Body-snatcher

姨妈历险记.....[299]

The Adventure of My Aunt

带家具出租的房间.....[317]

The Furnished Room



黑 猫

[美] 埃德加·爱伦·坡 / Edgar Allan Poe

The Black Cat

埃德加·爱伦·坡 (Edgar Allan Poe, 1809—1849)，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师，19世纪美国最著名、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；在短篇小说的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。本文被公认为他最完美的短篇小说之一，充分体现了他关于短篇小说的理论和风格特征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我将要讲的这个故事荒谬至极，却又极其平凡，我并不企求人们相信，就连我的心里都不相信这些亲身经历的事，还指望别人相信？那岂不是疯了吗？然而，我并没有疯，而且也确实不是在做梦。不过明天我就要死了，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些事说出来好让自己的灵魂得以解脱。我迫切想把这一系列纯粹的家常琐事一五一十、简单明了、不加任何评论地公之于世。因为这些事情，我备受惊吓，内心痛苦不堪——它们彻底毁了我的一切。但我并不打算作出详细的解释。对我而言，这些事情留下的唯有恐怖，但对大多数人而言，它们也许并没有奇怪之处。也许，后世一些有识之士会把我的幻觉当作平常小事——而在一些更加冷静、逻辑思维更强，且不像我这样遇事容易激动紧张的有识之士看来，这不过是一连串有着因果联系的普通事件罢了。

我从小就因温顺善良而出名。我的软心肠甚至一度成为同伴们的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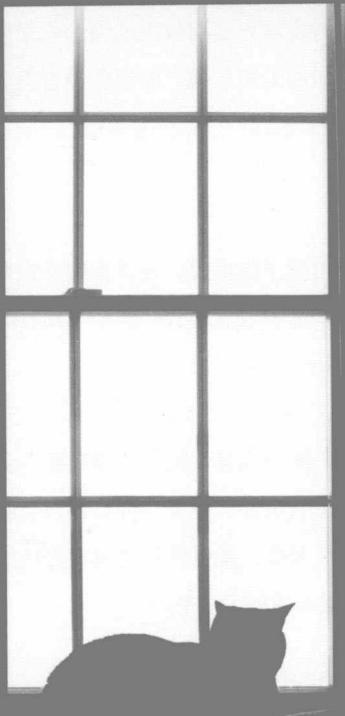
柄。我尤其喜欢动物，宠爱我的父母就给我买了各种宠物。我大部分时间都与这些小动物在一起，而喂养和爱抚它们的时候往往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刻。这种特殊的癖好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。成年后，这也成了我的主要乐趣之一。对于那些喜欢忠实而敏锐的狗的人来说，我无须多费口舌，他们就能理解其中的无穷乐趣。如果你经常尝到人类哪种寡情薄义的滋味，那么动物的无私的、甘于牺牲的爱。一定会触动你的内心。

我结婚很早，很庆幸我的妻子与我志趣相投。她看我偏爱饲养宠物，只要有机会物色到中意的，从来都不放过。我们养了小鸟、金鱼、良种狗、小兔子，还有一只小猴和一只猫。

我们养的猫非常大，也很漂亮，浑身乌黑，而且非常聪明。我的妻子有些迷信，每当说到这只猫的聪明灵性，她总会提及些古老的传说，认为黑猫都是巫婆伪装而成的。我想，她也许只是说着好玩的，并没有当真，而这也只是我想到了就顺便写了下来。

这只猫名叫普路托。它是我最爱的宠物和玩伴。我独自喂养它，在家里，无论我走到哪儿，它都跟着我，寸步不离，就连我上街它也要跟着，我想尽一切办法都赶不走它。

我和猫的友情就这样维持了好几年。在这期间，说来不好意思，由于嗜酒成瘾，我的脾气和性情彻底变坏了。我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，急躁不安，不再顾及他人的感受，甚至对妻子也恶语相向，最后我还对



她施加暴力。当然，我养的那些宠物也都察觉出了我性情的变化。我不仅没有照顾它们，反而虐待它们。那些兔子，那只小猴，甚至那只狗，偶尔出于想与主人亲热的目的跑到我面前，我也会毫无顾忌地虐待它们。然而，对于普路托，我还是心存爱护，没有怠慢。不过，我的病情越来越重——再也没有像酗酒这么严重的疾病了——最后，就连普路托也开始成为我坏脾气的受害者，而此时的它也老了，脾气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温顺了。

一天晚上，我在镇上一个常去的酒吧喝得酩酊大醉。回到家，我认为这只猫在刻意地躲着我，便一把抓住它。它被我的粗暴行为吓坏了，不由地在我的手上轻轻咬了一口，留下了一排牙印。我立刻怒火中烧，失去了控制，原本善良的灵魂一下子飞出了我的躯体。我酒性大发，变得凶神恶煞。我从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，打开刀子，抓住那只可怜的畜生的喉咙，凶残地把它的一只眼珠剜了出来！写到自己的这一可恶的罪行时，羞愧不已的我面红耳赤，全身战栗发抖。

第二天，我恢复了理智，从昨晚愤怒的情绪中清醒过来，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感到既恐惧又懊悔。但这至多不过是一种微弱而模糊的感觉，并未触及我的灵魂。我又开始沉迷于酗酒，很快就忘记了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。

这时，那只猫也慢慢康复了，失去眼珠的眼窝看起来真是使人心惊肉跳，但它看上去已经不痛了。它像往常一样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正如我想的那样，它一见我走近，就会恐慌地拼命逃走。最初，我的内心还

残留着一点儿良心，看到曾经如此热爱我的动物现在竟然这样嫌恶我，不免感到伤心。但不久，这种伤心之情就转化为愤怒之火。再后来，邪念又起，终于一发不可收拾。关于这种邪念，哲学上并没有任何记载，但我深信，邪念是人的一种原始本能——一种无法摆脱的原始本能，或者说是情感，它决定了人类的性格。谁不是明知不应该却一次又一次没有任何理由地做蠢事？我们的心中难道没有一种永久的邪念，我们以它们对抗自身的判断力，明知犯法却还要去以身试法？就是这种邪念，彻底断送了我的一生。正是内心这种难解的渴望，使我自寻烦恼、违背本性，仅仅为作恶而作恶，继续伤害那只无辜的动物，最终使其送了命。

一天早上，冷血的我残忍地用套索套住它的脖子，并将其挂在树枝上，做完这一切后，我眼含泪水，心里无比地痛苦懊悔。我把它挂在树上是因为我知道它曾经爱过我，我认为这就给了我伤害它的理由。我知道这是在犯罪，一种让我的灵魂永远不得超生的死罪。如果有这种可能，就连慈悲为怀的上帝都无法宽恕我的罪行。

就在我犯下这桩残忍罪行的那天晚上，我在睡梦中突然被失火的喊叫声惊醒。我床上的帘子都着火了，整间房子都烧着了。我们夫妇和一个仆人好不容易才逃出了那场大火，保住了性命。房子被彻底烧毁，我所有的财产都被大火吞没。从那以后，我万念俱灰。

我还不至于那么迷信，会去寻找这种灾难与罪行之间的因果关系。但我要详细地列出事实，我希望，这中间不要落下任何环节。火灾后的

第二天，我去看了那片废墟。所有的墙壁，除了一面墙之外，其他都倒塌了。唯一没有倒塌的那面墙壁并不厚，立在房间的正中间，而我的床头就紧靠着这面墙。墙上的石膏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火势的蔓延，我认为这是由于最近刚粉刷过的缘故。墙根前密密麻麻聚集了一堆人，人们似乎都在专心地看着这面墙。我不时地听到人们说“奇怪”、“异常”之类的话，这也引发了我的好奇心。走近一看，只见那面白壁上赫然有一只巨大的猫的浮雕。这只猫看起来惟妙惟肖，它的脖子上还套着绳子。

一看到这个鬼怪——我一口咬定它就是鬼怪——我便惊恐万分。但最后一想便放下心来。我记得这只猫是被挂在房子临近的花园里。火警一响，花园便挤满了人，肯定是哪个人把猫从树上放下来，从开着的窗子里扔进了我的卧室。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我从睡梦中醒来。其他倒下的墙把被我残害的受害者压在新刷的灰泥上。石灰、焰火，还有尸体发出的氨气，在这些东西的共同作用下，我所看到的那幅假浮雕便完成了。

对于这种触目惊心的事实，尽管从良心的角度来说，我很难自圆其说，但于理而言，倒也说得过去。然而，不管怎样，这些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我依然不能摆脱那只猫所带来的幻觉。在这其间，我的心里又产生了一些感伤，以及似是而非的懊悔之情。我甚至很遗憾失去了这只猫，在经常出现猫的地方，我四处寻找一只外貌与之相似的猫来填补它的位置。

一天晚上，我茫然地坐在一间下等酒吧里。突然，一个黑色的物体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，那东西就在一个盛着金酒或朗姆酒的大桶上。这只大桶也是这个房间里最重要的家当。我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大木桶的顶端，看了好几分钟。令我吃惊的是，那上面的东西好像不见了。我靠近并用手摸了摸，这是一只黑猫，个头非常大——和普路托一样，长得也非常相似，除了一处：普路托全身没有一根白毛，而这只猫有一大片模糊的白斑，几乎覆盖了整个胸部。

我一摸它，它就立刻跳起来，大声地叫着，蹭着我的手，似乎为我终于注意到了它而感到高兴。这猫正是我梦寐以求的。我立刻向老板提出要买下来，但是老板并不了解这只猫的来历，他之前从未见过这只猫，因此无法开价。

我继续爱抚着这只猫。当我准备回家时，它流露出要跟着我走的意思。我便让它跟着我，还不时地弯腰拍拍它。到家后，它表现得很温驯，一下子就成了我妻子的最爱。

可是，对我而言，我很快就不喜欢它了。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，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也不知道原因——而它显然很喜欢我，这不禁让我觉得非常厌烦、恼火。渐渐地，这种厌烦和恼怒的情绪升级为深恶痛绝。我躲避这只猫，某种羞愧之情以及之前残忍罪行的记忆使我并没有虐待它。几周以来，我既没有打它，也没有粗暴地虐待它，但是久而久之，我对它的厌恶之情日益加深，一见到它我就悄悄溜开，就像躲瘟疫那样。



就在我发现它并带它回家的第二天早晨，它竟然像普路托一样，失去了一颗眼珠。这愈发加深了我对这只猫的憎恶之情，但是，这使我的妻子愈发喜欢它了。正如我所说的，我的妻子非常富有同情心，而这也曾经是我最突出的优点，也是我单纯快乐的源泉。

尽管我极其厌恶这只猫，但它对我的喜爱与日俱增。它坚持与我寸步不离，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。无论我坐到哪里，它都会在我的椅子边蜷着，或跳到我的膝盖上，在我的身上撒娇，令人厌恶。我一站起来，它又会钻到我的两脚之间，并因此而差点儿把我绊倒；要不就用它那又长又尖的爪子抓住我的衣服，爬上我的胸口。每当这时，虽然我恨不得一拳揍死它，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，一方面是因为我对之前犯下罪行的记忆，而主要的原因还在于——说实话——这只猫让我感到非常恐惧。

这种恐惧并非对其身体邪恶的惧怕，但我也很难说明白这是一种什么心理。我自己几乎羞于承认——是的，即使在牢笼里，我也羞于承认——这只猫令我感到恐惧和害怕，而这种纯粹的幻觉又进一步加深了我的恐惧感。我的妻子不止一次地让我注意那片白毛的痕迹。我说过，这是它与被我杀害的那只猫唯一的明显区别。你们应该记得这个标记，虽然白毛面积大，但是，起先它看起来是模糊的，可不知不觉中，它竟然有了清晰的轮廓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理智竭力将其当幻觉，而这时，那斑迹显示出一种东西，一种我害怕说出的东西。正因为这点，我憎恨、害怕这个怪物。如果我有足够的勇气，早就摆脱它了——它竟然成了可怕的影子，一种恐怖的东西——绞刑台！唉，多

么可悲恐怖的刑具！让人痛苦送命的刑具！

此时的我成为一个无比悲惨的可怜虫。我行若无事地杀害了它的同类，而这只没有理性的动物竟然这样对我——作为按照上帝形象创造出来的人，给我带来如此不堪忍受的灾祸！无论白天还是黑夜，我知道自己再也不得安宁了。白天，这个畜生片刻不离我；晚上，我开始不断地从噩梦中惊醒，然后发现这个东西正在我的脸上吐着热气，并压在我的身上。我无法摆脱这一具体而真实的噩梦，只能任由它压在我的心头！

在这种压力的折磨下，我内心残余的那点儿微弱的良心消失了。邪念成了我唯一的内心活动，翻来翻去都是极为卑鄙的邪恶念头。我本来就喜怒无常，而今愈演愈烈，我竟然憎恶世间的一切事物和所有人。我盲目地放纵自我，常常抑制不住突然发火，而我那逆来顺受的妻子则经常成为我虐待的对象。

因为贫穷，我们不得不住在老房子里。有一天，为了一些家务事，她陪着我到老房子的地窖中去，这只猫也跟着我走下那陡峭的台阶，它又让我差点儿摔了跟头，我的怒火由此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我愤怒地举起斧头，对着这只猫砍了下去。不过，我内心对它还存有一些恐惧。当然，如果我要真想砍死它，这只猫肯定就当场毙命。但是，我的妻子伸手拦住了我。当时，我正在火头上，被这一拦，立刻怒不可遏，从她的手中抽出胳膊，朝她的脑袋砍了一斧头。她一声没吭地倒下了，当场就死了。



完成了这可怕的谋杀之后，我立刻着手细细盘算藏匿尸体的事。我知道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我都无法将尸体运出房子，因为可能会被邻居看见。我想了很多计划。一会儿我想把尸体切成小块烧掉，一会儿又决定在地窖里挖一个墓穴。我又想到院子里的井，还打算把尸体放进箱子，当成装货那样，照往常的习惯，让搬运工把它搬出屋子。最后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万全之策。我决定将尸体砌进地窖——据记载，中世纪的僧侣就是这样把殉道者砌进墙里的。

这个地窖用来藏尸再好不过了。它的墙壁结构很松，最近还刚用粗灰泥全部刷新过，因为空气很潮湿，灰泥还没有干。而且，有一堵墙因为有个假烟囱或者说是壁炉而凸出一块，里面被填满了，和地窖的其他部分相似。我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个地方挖开，把尸体塞进去，再像之前那样把墙完全砌上，这样肉眼就无法看出任何破绽了。

这个想法的确不错。我用一根撬杠，没费什么力气就把砖撬掉了，然后仔细把尸体紧贴着内墙放好，我撑着尸体让它不掉下来，然后我又顺利地把墙按照原来的样子砌好。我拿来了石灰、黄沙和乱发，做好一切防范。我准备好了一种与旧灰泥几乎无异的新灰泥，非常仔细地把它涂在新砌的砖墙上。一切完毕。我看到一切顺利，感到非常满意。这面墙看不出一丝动过的痕迹，地上的垃圾我也非常仔细地收拾干净。我得意地四下看看，自语道：“总算没有白忙活。”

下一步就是要找到那只招惹出这起悲惨灾难的畜生，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置它于死地。我再看见它的时候，毫无疑问，那就是它的死期。但它很狡猾，乘我刚才暴怒之时，就警觉地逃走了。而我现在正怒火中烧，它自然不敢现身。这只讨厌的畜生终于消失了，我的心头一阵轻松，这种高兴劲儿实在难以形容和想象。到了晚上，那只猫还没有出现。自从它来到这屋子里之后，我还从来没像今晚这样睡得如此踏实